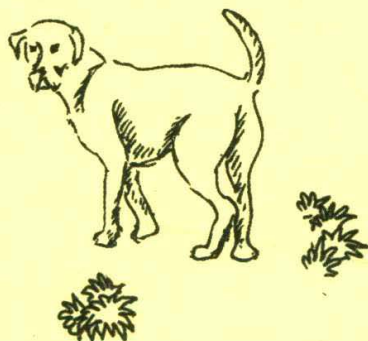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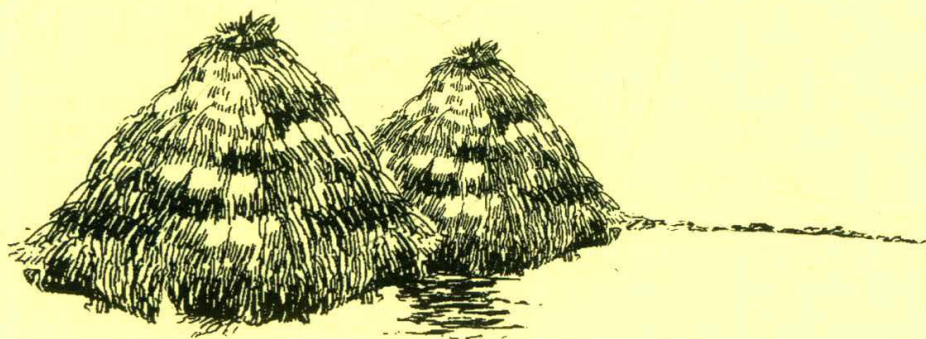


草岁月， 花年华

张金凤
著



那年月，清苦如草，那青春，芬芳如花。

昔年，草中寻梦，如今，梦里飞花。

昔年草，花亦非花，草岁月，花年华。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草岁月， 花年华

张金凤
著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·北京·

Copyright ©2019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，未经合法许可，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草岁月，花年华 / 张金凤著. —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2019.4
ISBN 978-7-5155-1834-3

I . ①草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36100 号

草岁月，花年华

作 者	张金凤
责任编辑	丁洪涛
开 本	70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120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	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5155-1834-3
定 价	36.00 元

出版发行	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：100102
发 行 部	(010)84254364
编 辑 部	(010)64210080
总 编 室	(010)64228516
网 址	http://www.jccb.com.cn
电子邮箱	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	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（电话）189111058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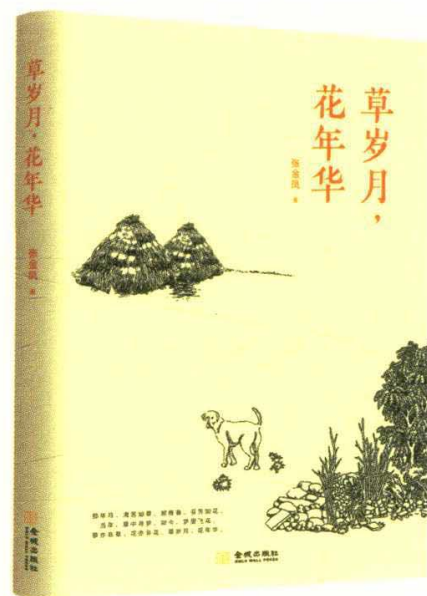


张金凤

民进会员，中国作协会员，青岛市文联签约作家，青岛文化之星。

文字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诗刊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；迷音乐、爱旅行，更喜欢用文字去抵达远方和更多心灵。

俯身大地，仰望星空。曾获鄂尔多斯文学奖、老舍散文奖、孙犁散文奖、叶圣陶教师文学奖、林语堂散文奖等；出版散文集《空碗朝天》等三部。



责任编辑：丁洪涛
投稿邮箱：dinghongtaobooks@126.com
封面设计：主語設計



多读书，读好书
扫一扫，请关注左边二维码
微信公众号：丁洪涛

序言

敬字如佛或文如酿酒

散文集《草岁月，花年华》好像来得很快，紧踩着《空碗朝天》的脚印。其实，其中任何一篇文章都不是速生品，都是窖藏数年不断沉淀的酒，只是现在才拿出来。文集中最久的文章，大约写在十年之前。这对我来说并不稀奇，我的文档里养着不少这样的文稿，它在打磨中不断成长着，等待功成出山。

对待文字我越来越挑剔，生怕亵渎了它。我就像虔诚的香客，在文字面前膜拜，交出自己的形骸和灵魂。

我曾看到些轻慢文字的作者，不能不引以为戒。一篇网文把乡间的凤仙花叫成了夹竹桃，讲述了凤仙花的种种和用捣烂的花瓣来染指甲的详细过程。看罢此文我大吃一惊，凤仙花俗称家桃花，一定是作者将名字搞混了，凤仙花可以染指甲而夹竹桃却不能，它有毒，且对孕妇伤害极大。这个网站人气很旺，文章点击率也很高，我不禁为读者着急，倘若有不了解真实情况的，读了文章贸然用夹竹桃花来染指甲，岂不是被它的毒性所伤害？这个因无知而传播错误信息的事件，我一直引以为戒。一个写字的人，一旦文字被媒体传播，就面对着无数读者，这时候，作者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都背负责任。

还在报纸上读过一篇写槐花的散文，文章属严重拼接型，竟然将

洋槐花和国槐花混为一谈。国槐与洋槐的花不论是花期、用途甚至花色都相差很大。那位作者一会儿描述槐花的甜美，一会儿又说槐米茶的药用，整篇读下来，就是将两种槐树搅在一起。读罢文章我替作者叹息，更为读者着急。这不负责的作者，自己还没搞明白，却拼凑出文章来误人子弟。倘若读者是年少的学生娃，岂不是被他的谬论混淆了视听？

这样的事并不少见，几天前还读了篇写蛙鸣的文章，作者连青蛙与蛤蟆（蟾蜍）都分不清，文字跳来绕去，把两个物种写成一个，甚是滑稽。

如果文字是给自己看的，你怎么写都可以。如果是拿出去给别人看，却万不能轻率，一个错字可以让你脸红一辈子，何况是知识性错误。

每每写文，都谨慎再谨慎。应一个单位邀请去参观，参观完毕之后要求写一些文字。这些文字写起来没什么趣味，不过是应景而已，同行的文友问我怎么写，我说应付一下就行。不久，文字竟在行业报纸上登出来，文友电话问我说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应付一下竟然文字就这么好。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应付，真正坐下来写的时候，养成的文字职业道德告诉自己，不可轻慢一个文字。于是深挖广读，写下了很负责的文字。

不轻慢一个文字，对一个写字的人来说，是基本的职业操守，就像一个虔诚的香客对待心中的神圣一样。我对写下的每一行字，每一段字都要仔细阅读，直至自己挑剔不出任何毛病。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了？当你发现，你的书被读者用各色笔密密麻麻地勾画圈点时，当你发现你的文章被文友详细解读到每字每词每句，甚至找出所有的修辞方法时，当你发现你的文章被数百人的读书会课堂在当范文学习仿写时，当你收到一份读者全文抄录的文稿时，你敢轻慢吗？一篇文章一经问世，有多少关注的眼睛？我只能越来越苛刻地对待我的文字。

《草岁月，花年华》这本书是踩着岁月的脚印在行走，是《空碗朝天》的姊妹书，所写的仍是乡间的平凡事物，浓郁的乡情、朴素的哲思、生存的智慧，这一切我用尽量闪耀着灵动诗性的语言来穿起，表达着世间灿烂的人性光辉。

文集沿平凡的乡间岁月展开叙述，沿袭着乡土文学的浓烈情感，又力争打破传统写法，将平凡物象赋予生命的厚重和灵魂高度，笔触穿透生活的丰富层面，抵达生命的沉思，抵达灵魂的救赎。

那些平凡的乡间事物，如蒲扇、筐箩、炊烟、竹器、燕子、麻雀、西瓜、萝卜、春节、年画、戏曲、夜路、槐香，每一样都在岁月里生动着，但似乎又离我们很远了。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地接触、审视这些曾经渗入我们血液中的器物呢？我努力用文字还原着这些久远而珍贵的记忆，用文章唤醒我们的初心，在嘈杂而欲望膨胀的生活里，唯愿这些记忆能纯洁我们的情怀。

在万物沉寂的深夜或清晨，我沐浴净手，一个人面对电脑，以一颗无比虔诚的心，打捞我们曾经的记忆，打捞生活遗失的珍珠。欣慰的是，我用文字挖掘出许多被时光尘埃湮没的事物，这是我们的珍贵记忆，更是给晚辈们还原的一个真实的从前。

《草岁月，花年华》里的时光是有香味的，节令是立体的，全书四辑各有侧重，第一辑着重写时光里的沉淀和节令的芬芳，第二辑文字中带着一个中年人对这世界折射的思考。第三辑写乡音乡梦，第四辑写的是那些远去的故乡人和事，记叙了如亲在侧的美好时光。

曾经看过一则趣闻，姜文说自己拍电影就像酿葡萄酒，而冯小刚拍的电影是葡萄，最多算是葡萄汁。葡萄是大众化的水果，比之葡萄酒，太过简单，从枝头采下就可食用，而且受众多。但是葡萄酒就不同，好

好的葡萄要经过腐变发酵沉淀过滤等诸多程序，折损许多光鲜才能有酒出世。很显然，喝葡萄酒的永远少于吃葡萄的。葡萄与酒一个是经典一个是大众。通俗的可以受众蜂拥、日进斗金，而经典的却只有具备一定品位的人才喜欢。

我想做一个酿葡萄酒的人，不想把生活的葡萄直接给你。我的前一本散文集《空碗朝天》发行后，颇受读者欢迎，也有不少读者说太难读，里面的信息量太大。“张金凤的书，读起来太慢，简直不是叫人来读的，是叫人来品的，叫人来嚼的！”（李蕾《〈空碗朝天〉太难读》）需要坐下来、沉下心慢慢去品的，那才是酒。也许那坛酒度数太高，酒量小的人为它眩晕了。那是我十年历练出的文字，自然有不低的酒精度。同样的文字装在《草岁月，花年华》这本书里。始终以为，葡萄好吃，但是短暂的愉悦，酒却能引出人骨髓深处的豪情，让人热血沸腾。酒让人有傲视俗世、气壮山河的傲岸感，而葡萄永远做不到。

《草岁月，花年华》中有葡萄，更多的是酒。这坛酒里，有时光的沉淀、岁月的馨香，有灿烂日子里我们看得见的疼痛和无奈。一株曼陀罗，一只燕子，一群麻雀，一畦萝卜，一块泥巴，我酿酒的原料是大地、是乡土，是辽阔岁月、是血脉亲情。

在一次文学讲座中我说过，最好的书籍和文章是对人有强烈的震撼，能改变人的三观。这样的文字可遇不可求。我遇见过这样的文字，并努力想写出这样的文字。

敬字如佛，我不敢有任何轻慢，写文如酿酒，我遵循时光和文学的规律，慢慢沉淀出酒香。这是我的信仰。

张金凤

目录

第一辑 时光酿酒，节令芬芳

掬一捧时光的晶莹，携一枚节气的清露，酿成永恒的芬芳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蒲扇 /002 | 节气之美 /009 |
| 蝉声喊醒的夏天 /014 | 大红中国年 /026 |
| 旧时光里的花朵 /032 | 八月彩笺 /036 |
| 菊黄蟹 /040 | 年画 /044 |
| 桃花笺 /051 | 瓜事 /057 |

第二辑 剪灯成诗，取土而生

撮一把故乡粗糙的泥土，用内心的诗情和韧性，塑成梦的模样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踏雪归乡 /070 | 佛心曼陀罗 /074 |
| 风中的荷 /083 | 中年的茶台 /087 |
| 一地清霜 /091 | 平民萝卜 /095 |
| 剪段时光缩花儿戴 /104 | 花子令 /107 |
| 泥巴上的童年 /121 | 香椿 /124 |



第三辑 炊烟喊归，乡音带路

那屋顶飘荡的炊烟，是一缕招魂的幡，跟着它走，灵魂不会迷路；
那街头响起的乡音，梦里也会来探看，乡音不改，故乡就不遥远。

耳朵的乡愁 /132

家乡戏 /137

春风一声雷 /142

旗袍的时光花信 /146

街心喇叭变奏曲 /150

梦中流过那条河 /158

粽 香 /164

竹枝词 /168

炊烟喊我回家 /173

水 缸 /179



第四辑 我在天涯，你在故乡

槐花香，柳丝长，故乡的凝视，温暖前行的脚步；
那些留在故乡的事物和记忆，是一座无尽的宝矿。

都是母亲堂前客 /186

绣朵花儿当补丁 /193

梁间燕子岂无情 /198

老家子 /206

槐花香，柳丝长 /213

扶你走过半生黑夜 /219

母亲的晚餐 /227

植物的心思 /230

熠熠闪光的夜晚 /235


暗香的旅程 /240



第一辑

时光酿酒，节令芬芳

掬一捧时光的晶莹，
携一枚节气的清露，
酿成永恒的芬芳。



蒲 扇

蒲草葳蕤，羽扇纶巾。“蒲扇”这两个温情的字在华夏词典里摇曳多姿，芬芳暗涌，饱含人间烟火，浓蘸民俗调子。

蒲扇是最大众化的纳凉器具，在夏日介入人们的生活。蒲扇一摇一晃舞蹈，小调哼唱，微风轻送；蒲扇一俯一仰律动，呵护之情涌动世间。

折扇儒雅排场，在王孙公子之手，在青青子衿之侧，演绎丰满的传说和峰回路转的戏文；团扇在豪门贵妇之手，玲珑千金之阁，闭月羞花，掩映成趣，是一阕衣香月朗的花间词；唯有蒲扇，粗襟大袖的婆娘模样，风风火火地行走着，它是烟火民间的，是喧闹市井的，它饱尝柴米油盐，阅尽酸甜苦辣。

蒲扇是草扇，取自于大野、树林、河滨、田埂，由一片棕榈叶，几把蒲草，甚至是一些麦秸草、野草秆编织而成。蒲扇取自天然，朴实无华，简单实用，像极了手拿蒲扇的老百姓。它的扇体或直接截取一枚叶子，或梳理了数茎柔韧细草，扇面藏着季节的口令，虫唱的余韵。不着

一字、不染一色、不勾一花一叶的蒲扇，本身就是风俗的书卷，是摇曳的花草，是沉淀了色彩之后的缤纷乡土画。

蒲扇不与风雅的折扇比，不与华贵的团扇比，它就像一个淡出江湖的隐逸者，粗衣淡裳地过最朴实的日子。老百姓手里有了这柄蒲扇，就像拥有了运作天地的法器，有时候，或许不为扇风、遮阳、驱蚊赶蝇，手里拿一柄老蒲扇，只是一种踏实和心安，握着蒲扇，他们仿佛就握住了日子的指针，握住了时光的桅杆。

蒲扇的细柄承载着油汗的黏腻和粗粝大手纹理的抚摸，蒲扇的扇面掀起柴米油盐边角的风，蒲扇的边缘缝着国风民谚的谣，蒲扇的叶脉褶皱里蕴藏着朴素的夏日风俗。蒲扇送凉的惬意浸润着老百姓的烟火生活。岁月有结，蒲扇心直口快，噗噜噜给扇开了；日子泛涩，蒲扇风潮叠涌，日子就活泛了。

蒲扇就是乡下的母亲。棕榈叶的蒲扇也曾如碧玉一般饱蕴鲜润的梦，长在南国的枝头眺望未来，也曾微雨里和着呢喃的音韵设想着翩然公子。岁月的剪刀不看梦想，只有规矩，它千篇一律，毫不营私，一圈剪下来，那些心往高处的梦想就被打入尘埃。被规矩修剪过的叶子就是即将踏上花轿的新娘，它们在刀剪的训教下中规中矩，天南地北地嫁了，嫁给了性情酷烈的夏天，嫁给了老百姓的稠密日子。棕榈叶蒲扇是南国的女儿，对待炎热最有办法，它薄而密致的叶面携带一腔饱满的风情，它轻而硬的质地，于窒息般的闷罐空间里凭空制造了清风，“无中生有”这天地间最庞大的哲学命题，在最简单的叶子蒲扇那里迎刃而解。一物降一物，以风解暑的相对辩证在蒲扇江湖里浮出水面。

嫁了的蒲扇就不再有枝头摇曳多汁的梦想，它踏踏实实地进入了民间的日子，它在锅碗瓢盆的交响间走动，在酱醋油盐的腌渍间走动，

在一群儿女和耄耋老人间走动，驱蚊赶蝇、解汗消暑、扇风助火。有它在，火旺了，烟散了，饭香了，日子亮堂了。走着走着，它的青翠就逐渐退场；走着走着，它就走成了黄脸婆；走着走着，衣襟破损了，牙口松动了，一把破蒲扇，在烟火的鼎盛中委顿下来，一朵曾经的青葱之花，凋敝了。

蒲扇熟谙乡村的节奏，不紧不慢，不温不火，它呵护着摇篮，伴随着老人。那些拿惯了蒲扇的手，一离开蒲扇就空落落的。不紧不慢摇晃几下蒲扇，或许只为了让岁月起一点风情和浪花，只为把匆忙交织的日子稳下节奏，只为用蒲扇为梭，把平静的时光织出些什么。他们还在阳光下用蒲扇打一个宽阔的眼罩，若一尺阳伞在头顶洒一片凉爽，在蒲扇下张望四野里澎湃的庄稼，是乡下人最惬意的心情。

蒲扇在手，似乎生活的根节儿都能迎刃而解。摇几下，日子就不燥了，从头开始，顺须顺尾；摇几下，庄稼就熟了，田野就满了；摇几下，蝉儿就唱了，蟋蟀就弹了；摇几下，灶火就红了，屋里就亮了；摇几下，儿女就大了，光阴就沉了。

蒲扇简单的页面里盛满了温馨厚重的旧时光，它似乎是一个老物件，渐渐被现代生活遗忘，它遥遥地站在记忆深处，像极了我们颤颤巍巍的祖母。它是草木编织的，菖蒲叶的、棕榈叶的、麦秸草的，都带着乡野的清风、水滨的意蕴、绿意的清凉。蒲扇是人文的也是乡土的，它有遥远的身世，更有丰满的民间汁液。车水马龙、灯红酒绿里的现代人几乎快要忘记蒲扇了，那些关于蒲扇的慢时光和记忆已经如一帧画面，珍藏在乡愁深处。

一把岁月里轻摇的老蒲扇，摇落了银河的流星，摇睡了树梢的蝉鸣，摇香了篱笆上的花朵，摇醒了人们疲惫都市里的思乡情。

大师丰子恺的经典漫画里多次捕捉到蒲扇，捕捉到了百姓生活中的朴素灵魂，这个恒久温馨的道具，成全了他画作的淳朴和晶莹。两把蒲扇构建成的儿童车，使童真童趣跃然纸上；祖母手持一把蒲扇跟孙子去看玩景，使生活的图景陡然温馨。谁的童年不是在祖母的蒲扇呵护下长大的呢？在这蝉声渐响的时节，那些老蒲扇下的岁月又穿越时空，逶迤而来，使都市生活中日渐粗粝的心，拥有了难得的清凉。那把岁月里的老蒲扇，古朴、敦厚，与浓浓的亲情相牵，把远远的往事穿起。

蒲扇是坐在时光深处的祖母，它已经老去却永远牵动我们最甜蜜的回忆。回望童年，祖母的蒲扇遮盖了太多成长的疼痛。炎夏清晨，坐在院子里的花荫下吃饭，祖母用蒲扇给我将绿豆粥扇凉，有时候还悄悄在粥里埋下粒冰糖。尽管粥饭已经凉到很受用，吃饭的时候我的脑门子还是茁壮地生长出细密的汗珠。祖母不吃饭，她慢慢地摇动着蒲扇在我的后背上扇凉。直到我吃完，她才放下蒲扇吃饭。每次我从街上回来，祖母立即掀起我的小辫子，在发根湿漉漉的地方扇出清凉的惬意，有时候还顺便给我的辫梢插朵茉莉豆花。

旧时乡村的夏天是摇着蒲扇的夏天。村口、街巷、树荫下，聚集着坐草墩的老人，绕膝嬉戏的孩童，吸烟的汉子和叽叽喳喳的婆娘，几乎人人都离不开蒲扇。那个慢时代，是蒲扇的时代。乡下的傍晚，人们吃过晚饭便坐在街巷口或者村头摇着蒲扇乘凉，我们小孩子在旁边跑来跑去，追蜻蜓、扑葫芦蛾子、做小猫捉鼠的游戏。我们跑出满身的汗水，实在累极了，就各自凑到自己的祖母、母亲跟前，祖母就用手里的汗巾给我擦擦额头的汗，用蒲扇扇几下，一阵阵凉风吹送，舒服至极。凉快过了，我们再跑出去玩。等我们彻底跑累了，就偎到老人们堆里，

听她们讲银河两岸牛郎织女的故事，讲嫦娥在月宫里的故事，也讲穆桂英、樊梨花的故事。蚊子闻到了童子肉的鲜美，在黑暗里酝酿阴谋，它们用细小的喇叭吹着“嗡嗡”的进军号子准备进攻，可还不等靠近，祖母就扑打几下蒲扇，将它的偷袭计划完全扇灭。祖母不紧不慢地摇动着蒲扇，那清凉的风和娓娓道来的故事，成了我的催眠曲，蒲扇呵护我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

祖母的蒲扇最初是用麦秸做成的。收了麦子，挑一些秸秆茁壮的麦子，把麦穗剪去，把叶子梳去，干净金黄的麦秸草铺在一起闪闪发亮，祖母用线把它们穿起来，裁出边缘，缝制上扇柄，就是土生土长的蒲扇。每年麦收后，祖母都忙着梳理麦秸草缝制蒲扇，送给这家，送给那家，在盛夏到来之前，将她的清凉送到需要的人手上。这种麦秸蒲扇风大、结实耐用，但是笨重，摇一会儿就会觉得手腕酸疼。蒲草编制蒲扇叫起来才名正言顺，那蒲草原本苍绿鲜润，在江河之滨葳蕤茂盛，收蒲草做扇自带着水汽和绿意的清凉。晒干后的蒲草金黄柔软，被劈成一绺一绺的蒲篾，经纬交错又婉转迂回，一把小巧的蒲扇就像一件工艺品。蒲草编织的扇子轻快但是软，扇不得疾风和烈风，也许这样更适合祖母的节奏，成了她手上的宝贝。祖母用蒲扇扇风纳凉，遮挡阳光，扇旺灶火，扇灭邻家夫妻的口角，扇走了岁月的潮气和杂秽。祖母在村庄里慢慢地行走，一把蒲扇什么场子都能圆下来。只有跟我一起出门的时候，她的节奏才会快起来，她慌慌地踮着她的小脚，追着我，用蒲扇护着我的头顶，还啧啧着：慢点走啊，看看，把脸晒成桃花了，看看，又晒成石榴花了。我就像蒲扇边那一缕淘气的风。

母亲喜欢用棕榈叶做成的蒲扇，那种蒲扇结构简单，由一只硕大的棕榈叶子裁边成圆，一圈草辫或竹篾镶边，泛白的草绿色，看着就凉